

倾情艺履,无愧平生——痛悼陈履生兄

■斯舜威

2025年5月29日下午,友人夫妇上门喝茶畅聊。友人前几年心脏出了点状况,现在已经警报解除。我也曾经与癌狭路相逢,较量之后,也算是“勇者胜”了。两人都自我感觉不错,互相打量,也觉得对方精神状态很好,于是破例开了一瓶红酒,小酌一口,由衷喟叹“活着真好,健康第一”。

这时,突然接到《美术报》一位老同事微信:“斯总,说是陈履生老师已经没了。刚刚走。”我惊呆了,不敢相信,回复说:“竟有此事?太不可思议了!”并立马私信王平,问:“真的吗?”王平回复:“真的。病逝。”

我为友人事先写了一幅“寿而康”,便对友人说:“健康长寿,真的最为重要,我的一位同龄人刚刚走了。”

陈履生1956年生的,比我年长1岁,同龄人。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,真的老了,且行且远,渐行渐疏,逐渐故交零落了。

陈履生兄走了,远远地,我默默为他送行——倾情艺履,无愧平生。

待到友人夫妇告辞,我却静不下心来,我查看公众号上曾经写到过的有关履生的文字图片,辑录如下,以寄长思:

在众多的美术界酒友中,陈履生是值得一说的一位。我和他认识比较晚,可谓久闻其名,先睹其文,再识其人,乃成好友。我在《美术报》当总编时,王平建议并邀请他在《美术报》头版开辟“陈履生观点”专栏,我自然欣然同意。他的文章,个性鲜明,大胆泼辣,大有“辣手著文章,铁肩担道义”的风骨,深受读者欢迎。他是大忙人,能够如此坚持开专栏,说明文思如涌,出手很快;非常勤奋,笔耕不辍。我自己后来曾在《书法报》等报刊开辟专栏,深知这样的笔耕,如果不是自身爱好,喜欢有感而发,是绝不会这样做的。

我和陈履生,一直到我卸任总编,两人居然还没有见过面,他只是从王平那里听到过我的一些情况。第一次见面,是在他的第一本美术报“陈履生观点”结集《剑走偏



陈履生《净若清荷》34.5×46cm 2021年

锋》出版首发时,在杭州的一个座谈会上,我也参加了,讲了几句,两人这才对上号。令我出乎意料且分外感动的是,他在前言中以较大篇幅谈到了我。两人似乎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。从他的发言中,我感受到了他的耿直坦荡、爱憎分明、古道热肠的文人性情。我知道这应该是陈履生的文人本色。

我认识到陈履生的酒风,是在我到浙江美术馆之后。此时,他已经从中国美术馆调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。有一次浙江美术馆搞了一次全国美术馆馆长论坛,他参加了,但是,买了晚上返京的机票,吃晚饭的时间非常紧张。那时,尚未严格“禁酒”,那天,我看到了他可爱的喝酒作风。晚餐安排在“杭州乐园”,参加人数较多,人们陆陆续续进场,开席比较晚,他因为要赶飞机,有点急不可耐了,便在进门第一桌率先坐下,看到有熟悉的酒鬼,就大声招呼“来来来,我们坐下先喝。”而后反客为主,大声招呼服务员拿来白酒,用玻璃杯给在场的人一一倒上,热菜还没有上,他就催促着开喝,频频举杯,一饮而尽。看到有人喝得不主动,或者不会喝,而发现有会喝的进来了,便大声吩咐“某某,你不会喝,离开,到其他桌去。某某,你来,和我们一起喝。”就这样,热菜还没上,就已经喝了不少。他一边喝,一边看手表,时间一到,整个宴会气氛刚刚才起来,他便悄然告辞。我送他到门口,问“喝酒乘飞机没事?”他说“没事,正好在飞机上睡一觉啊!”

陈履生比我早一年退休,退休前,在广州搞了一次很牛的展览活动,在同一天时间,在广州城三个地方分别举办了三个陈履生艺术展览,一个书法展,一个绘画展,一个摄影展,我估计创下了中国展览史上的一个“第一”,应该说史无前例。

以上摘自2018年3月29日的公众号。2015年7月23日的日记也写到了他:

中午陈履生来杭,美术报做东,应邀作陪,得诗两首:

《乙未大暑江洲陈履生兄自京城来杭席间奉赠》

其一

契阔炎凉意若何,重逢百醉不言多。

投缘最是江洲客,掷笔擎杯共浩歌。

其二

不绝油灯照夙兴,千年坟典苦相仍。
偷闲借得西湖水,块垒浇平十丈冰。

自注:履生兄自署江洲,收藏油灯,建有油灯博物馆。

有意多钤印。钤平闲吟稿、湖畔闲云、天下知音何所觅、笃虚宁静、散怀、蔡家子、诸暨人、斯文、美在斯、平闲堂、斯、舜威、平闲堂主人斯舜威印等15方印章,如此钤印是第一次,聊与陈兄开玩笑耳。

我和陈履生接触不算太多,他给我的印象,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,这就是“才华横溢,不知疲倦”。他的“主业”是美术史论、艺术评论,写了多部重量级专著。书法、绘画、摄影是他的“副业”,却玩出了专业水平,同一天同时举办3个展览就是明证。特别令人惊叹的是他的“博物馆情结”,退休后他在老家江苏扬中市办了许多博物馆,包括汉文化博物馆、陈履生美术馆、油灯博物馆和竹器博物馆等,多到了我至今不知道具体数量,只知道已经形成了一个“陈履生博物馆群”。他还担任了江苏省镇江市乡贤文化促进会首任会长。这该耗费多少精力啊,简直难以想象。

这几年我和履生兄很少联系,居然不知道他病了,且得的同样是癌症,否则,我们倒是可以“同病相怜”,做一些交流的。确实,如果我知道他得了癌症,一定会和他谈一些切身感受,最重要一点是,一定要“刹车”,让自己“停”下来,静下来,好好地修身养性。但我知道他的脾气,他是“停”不下来,“静”不下来的。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,他生命的尺度停止在69岁,然而,他的艺术生命、学术生命,却是无法度量的。

吴冠中先生有一句名言:“想念我,就去看我的画吧!”

履生兄也一样,想念你了,就去看你的著作,就走进你的博物馆群,去看你艺术的结晶吧!

意笔生辉——缅怀吴杭逝世一周年

■卢忻

“意笔生辉——吴杭遗作展”,写出这几个字的时候,我眼眶已经湿润,从未想到吴杭老弟会在57岁止步,甚至没有能待到退休。他的忌日是2024年7月26日,他祖父吴茀之先生是1977年7月26日,同月同日,都是在早晨6点钟离世。

三十年前,吴茀之纪念馆成立之初,马锋辉当馆长,我在潘天寿纪念馆,我们共同筹办中国书画名家馆联会在浦江的成立庆典。吴杭作为吴茀之的孙子从江西调回浦江,并来到浙江美院中国画系进修。他到潘天寿纪念馆找过我,第一次交谈时我说了一句:“吴杭呀,你要努力!没亲眼见过你爷爷的人,看到你就会想到吴茀之先生一定就是你这个样子!”以后混熟了他亲口对我说:“卢馆,老实说我一直很怕你。”我意识到初次见面那句话很重,压了他许多年,尤其是当上馆长以后他压力更大,他是艺术家不善行政事务,真苦了他了。当名家后裔

其实不容易!

吴杭原来学的是装潢美术,所以在圈子里我们对他的印象,他无论封面装帧、礼品外包装等设计都是一流的,常得赞誉。他油画也能画,《走遍中国》刊物就刊登过他的大幅油画,20世纪90年代他画的《山区浦江》在义乌一展销,立即被一位外国人抢购走了。

当然他中国画画得更多更好,我在不少朋友办公室、家里看到悬挂着他的小品。清新自在、色彩淡雅,透露出不俗的天赋。中国画笔墨与人品格调关系极大,很高兴他继承祖父的传统,加入中国画的行列。

吴杭18岁丧父,父亲是优秀工程师,1985年在中国专家援助赞比亚建造总统府工程时,不幸遭车祸,因公殉职,享年五十。吴杭内向、单纯,对朋友真诚,有人求画他绘画,单位送人他会连夜赶画奉献,用电扇吹干送出去,不辞劳苦、不声不响。认识的人都说吴杭人好。

在中国书画名家馆联会的活动中,有吴杭在大家也特别开心,朱屺瞻艺术馆张幼慈副馆长最喜欢与他开玩笑,我拍到过她一手“牵”着吴杭的领带上泰山的调皮照片呢!

几年前一次激烈的车祸,他的脖子受伤,好在他人高马大、脖子粗,免了一灾,但不久又癌症缠身、转辗求医,多次去上海治疗。我约张幼慈老师一起去看他,我们不相信医师的判断,因为他还是胖乎乎笑嘻嘻的老样子。一晃五六年,他还是没能挺住。

朋友们怀念吴杭而举办展览、编辑画集,因为他的作品几乎都送了人,搜集作品也不容易,也许这些作品不能全面反映他的艺术水准,但心愿了了。我们大家确实非常怀念他,愿他在天堂无拘无束、挥毫描绘,不再为人间的种种不顺而烦恼!(耄耋老叟2025年7月于杭城颐寿斋)



吴杭《春园一梦》180×48cm 2014年